

风云

辛亥年

那些难忘的地方



新加坡晚晴园

一个古老的城市,总有它的历史人物,或是风流千古的文人雅士,或是叱咤风云的豪杰英雄。辛亥革命期间的历史人物,则是彻底改变了历史走向。斗转星移,沧海桑田,一个世纪、一个世纪地过去了,他们消失在历史的时空,后人只有在浩瀚的史籍中寻找他们的踪迹,在闲暇的聊天中提及他们的名字。为了缅怀这些为了辛亥革命洒热血的英雄们,人们在他们活动过的遗址,或修缮,或仿造,供子孙后代永世瞻仰。它们的存在,都是各地辛亥革命的见证。

张亚琴



云南陆军讲武堂



孙中山纪念堂

晚晴园

1906年2月,孙中山第三次访问新加坡时,热心支持中国革命事业的潮籍侨商张永福便将晚晴园送给了孙中山,以便他进行革命活动。孙中山在后座楼上住了两个星期。在此期间,孙中山将外来和当地的革命党人召集起来,在晚晴

园成立了同盟会支部,是日加盟者47人。

后来,孙中山来新加坡都住在晚晴园。孙中山与同盟会的会员也利用这个地点组织讲座、演讲,向群众灌输革命思想,孙中山与家眷最后一次住在晚晴园是1910年。

孙中山纪念堂

广州中山纪念堂是广州最具地标性的建筑物之一,又是广州市大型集会和演出的重要场所。它见证了广州的许多历史大事:1936年,广州市各界人士在此举

行禁烟大游行;1945年9月,驻广州地区的日本侵略军在这里签字投降;解放后,每年各种纪念孙中山先生的活动,省市的重要集会和文艺演出都在这里举行。

鄂军都督府旧址

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阅马厂,西邻黄鹤楼,北倚蛇山,南面首义广场。因旧址红墙红瓦,武汉人称之为红楼。

红楼于1961年以“武昌起义军政府

旧址”的名义经国务院公布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1981年10月,依托红楼建立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,由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题写馆名。

云南陆军讲武堂

清朝末年,为了挽救摇摇欲坠的腐朽统治,曾国藩、李鸿章、左宗棠等湘军、淮军头目,掀起了“洋务运动”热,云南藩台沈秉堃几经奏请清政府,获准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。

讲武堂于1907年破土动工,1909年全面落成。同年阴历八月十五中秋节,讲武堂迎来首批学员。为适应“新军”

各部军官迫切需要,讲武堂还开设了“特科班”(尖子班),朱德、朱培德、范石生、金汉鼎等一大批名将,当年就是“特科班”的学员。

1924年,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创办黄埔军校,云南陆军讲武堂应邀援助建校,首批派出的教官刘耀扬、叶剑英、林振雄、王柏龄、帅崇兴等人前往任教。

重庆宋庆龄故居

重庆宋庆龄故居位于渝中区两路口新村5号,是抗日战争时期宋庆龄的寓所和“保卫中国同盟”中央委员会旧址。

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,10日宋庆龄从被日军轰炸的香港脱险,来到战时陪都重庆。起初她暂住在

她宋蔼龄家,但是在孔家的一举一动都受到监视,根本无法开展“保盟”工作。1942年春、夏之交,宋庆龄在大弟宋子文的帮助下,住进了两路口新村3号(现新村5号)一德式居民楼,开始了她长达四年的抗战救援工作。

跟着中山的足迹去怀古

作为中国革命先行者的孙中山,一生为了革命事业四处奔波,足迹遍布祖国的大江南北,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可供瞻仰的旧址。循着孙中山的一路行迹,看着伟人生活、学习、工作、办学的活动处所,领略遗迹独有的韵味,来搜寻关于辛亥的那段记忆。朱玉婷

孙中山故居

去中山旅游,孙中山故居是必到之地。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是以孙中山翠亨村故居为主体的纪念博物馆,是一幢砖木结构、中西结合的两层楼房,1895年孙中山曾在此书房商讨救国策略。故居周围还有孙中山青少年时活动的遗迹,如打柴的金椗榔山,挑水的山腰古井。

澳门国父纪念馆和镜湖医院

国父纪念馆位于文第士街,是一幢回教色彩的建筑物。孙中山先生于1918年出资兴建此寓所,作为其家人的住所,其后再加以修建。至1958年才易名为“国父纪念馆”。

位于澳门市镜湖马路的镜湖医院是澳门规模最大的私立医院,孙中山在此成为澳门第一位华人西医。

上海“中山故居”

目前沪上辛亥革命遗址保存最好的仅有两处:位于闹市区淮海中路的孙中山上海行馆和位于香山路上的孙

中山故居。行馆是辛亥革命爆发后,1911年10月孙中山应邀自海外归来,准备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在上海的寓所,之后孙中山由这里奔赴南京就职。

而孙中山故居是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,与夫人宋庆龄的居住地。孙中山在此完成重要著作《孙文学说》和《实业计划》。

南京中山陵

南京的许多地方,都与他的名字紧密联系在一起。孙先生在北京去世之后,夫人遵循他的遗愿,将遗体迁回了他心中的革命之城——南京。

南京总统府是当时孙中山办公、休息的地方,现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近现代史遗址博物馆。南京东郊中山陵,从1929年开始,孙中山永远地安息在这里。从景区正门到先生的安息之地,要走392级石阶,表示当时3亿9千2百万中国人民对孙中山的拥戴。整个墓区平面形如大钟,石碑上篆刻着先生“革命尚未成功,同志仍须努力”的嘱咐。